



总策划：张海君 徐 迅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雪原 之狼

善于以虚为实，化实为虚，
营造“空白”的艺术空间，
也是石砚散文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

石 砚◎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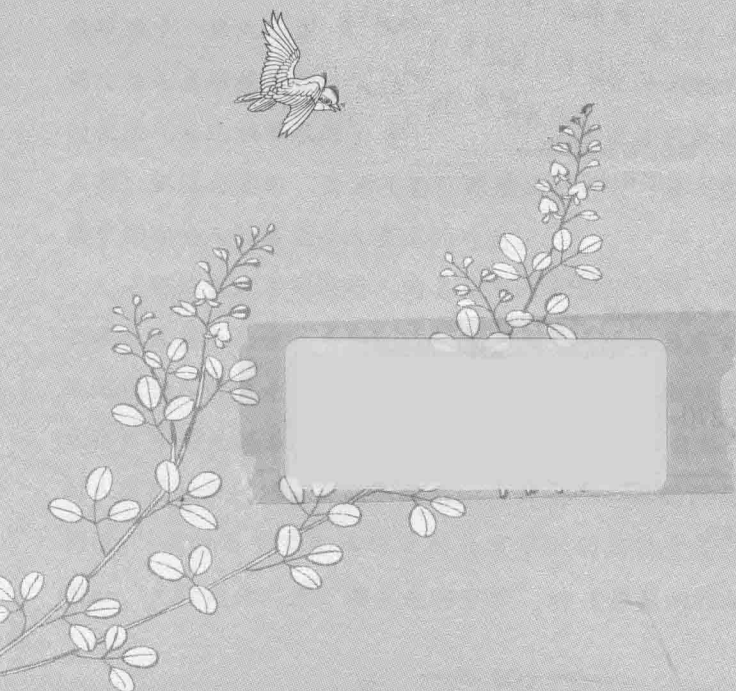
 敦煌文艺出版社

总策划：张海君 徐 迅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雪原之狼

石 砚◎著

善于以虚为实，化实为虚，
营造“空白”的艺术空间，也是石砚散文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原之狼 / 石砚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2.5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ISBN 978-7-5468-0270-1

I. ①雪… II. ①石…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4322号

雪原之狼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石 砚 著

总策划: 张海君 徐 迅

主 编: 沈天鸿

责任编辑: 刘仕杰

封面设计: 晴晨工作室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270-1

定价: 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

沈天鸿

读石砚的散文，我感觉到一种飞，这种飞轻盈，自如，又艰难，沉重，有时甚至碰到或者撞到某种东西，甚至不得不落到地面，再次一步一步地行走。

前者，即飞的轻盈，自如，来自于他散文技艺的驾轻就熟；后者，则是因为他的散文是飞行或者穿行于人与物，每每触及生活坚硬的核，显示出生活，也就是人的生存的本质和真相。

生活中的确有莺歌燕舞，即所谓风景，但那只是表象的一部分，甚至看成只是假象，只要你在生活着，那么，无论你是一个思想者还是一个没有思想者，都会感到，生活着都是艰难的。而人的伟大，正是因为在这艰难中一代代地生存下来了，并且能够面带微笑。所以，那类只因为充满生活气息而被某些伪评论家赞美的散文，从来不能让我满足——生活中的生活气息已经够浓的了，不需要而且也不应该将散文当做一个复制它的工具，制造大量的“生活气息”的赝品，何况还在复制时过滤掉了真实生活中那些呛人的甚至令人窒息的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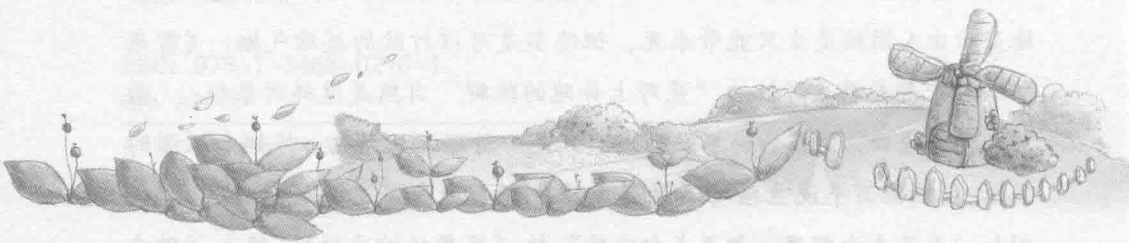
石砚的散文不回避呛人的甚至令人窒息的东西，也不回避坚硬得让人头破血流甚至丧命的东西。他不回避这些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更强有力地显示出人固然是生只能带来死，但绝不是可以打败的英雄气概。《雪原之狼》中那充满着野性的“荒野上奔跑的狼群”自然是这样的象征：“面对人类的枪口，流露出的不是恐惧，只是一种深沉的悲伤、怜悯和深深的同情。”其他写平淡生活场景的篇章中也仍然隐含着这样的精神和气概，例如“无论走向哪里，都是走向宁静”的《舅舅的榨油坊》，明白“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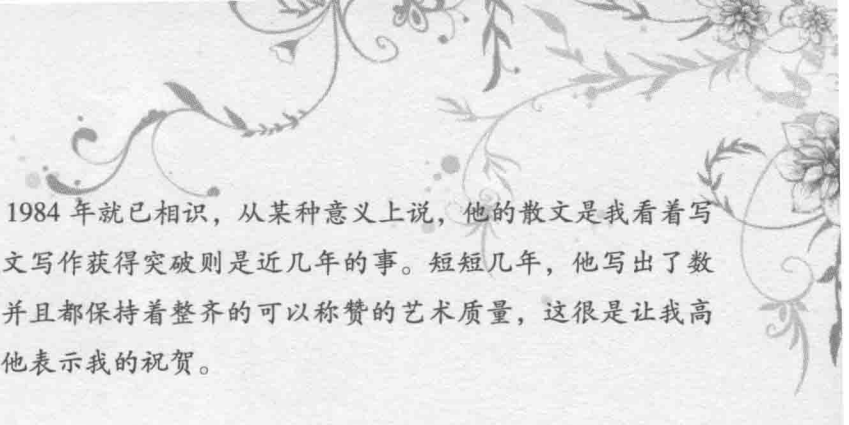
季节的变化不过是颜色的变化”的《经过水田》，等等。——从容和宁静，是英雄气概的常态表现。

当然，石砚的散文绝不仅仅是表现了不被认为是英雄的普通人的英雄气概。他的笔之所触，几乎都有值得读者品味的感悟和思考，而这些感悟和思考，都与人生的生死歌哭紧密相关。石砚这本集子里的散文主题，借用石砚《雪原之狼》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分辨远方、天空和命运的不归之旅。”

在散文的艺术性上，石砚的散文也颇可欣赏。本文开头我用了一个“飞”字来比喻他散文技巧运用自如的程度。这种自如，最明显的例证是他的散文的转，即性质或者意义不同的上下文之间的衔接。比如《雪原之狼》的开头平淡无奇，几乎就是一篇目前大量充斥报刊的所谓“生活散文”的文字。但是很快，以“我看见了他”、“顺着他的目光”自然、简捷地转入了北极圈和狼群，并且使想象无痕迹地成为了真实。其他的例子不赘述，有兴趣的自己找吧。这种自如也体现在散文的开头和结尾。如上面说到的《雪原之狼》的开头，本是平淡无奇，但接着读下去，就知道它不仅仅是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冬末”“异常寒冷”“江南古城”都是伏笔，与下文联系而对照。他的散文的结尾基本都是简洁到只是一句话，但这一句话，既能总结全文，又向无文字处荡开去，富有意味。另外能见出这种自如的，是议论和写实（描写）的杂糅或交错的自然。

此外，比较善于以虚为实，化实为虚，营造“空白”的艺术空间，也是石砚散文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





我和石砚在1984年就已相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散文是我看着写出来的，他的散文写作获得突破则是近几年的事。短短几年，他写出了数量可观的散文，并且都保持着整齐的可以称赞的艺术质量，这很是让我高兴。谨以此文向他表示我的祝贺。

2011年1月4日

目 录

第一辑 最后的雪

雪原之狼 / 002

班得瑞的鸽子 / 006

第十五朵向日葵 / 009

最后的雪 / 013

一个人的江滩 / 018

怀念乌鸦 / 024

寻找一条河 / 027

最后的芦苇 / 031

秋天的秩序 / 035

走近秋天 / 038

那一片油菜花 / 041

经过水田 / 043

羊的风景 / 045





雪原之狼

Xue Yuan Zhi Lang



第二辑 时间上的孤峰

时间上的孤峰 / 050

响肠古镇 / 053

我在皖河的时间里 / 057

在西递之外 / 061

去水吼 / 065

鸽子的声音 / 068

走进何园 / 071

镌刻在巴山蜀水 / 075

安庆的樟树 / 079

寂静的浮山 / 084

韶山冲的水塘 / 087

那片桔子林 / 091

小岛屿 / 094

海 风 / 096

眺望大海 / 100

小岛上的碉堡 / 103



目 录

候鸟的岸 / 106

第三辑 最后的烛光

白色的 / 110

树的影子 / 114

城市的水塘 / 117

六月雪 / 120

湖面上的拱桥 / 124

秋天的池塘 / 126

湖边的游船 / 128

空 城 /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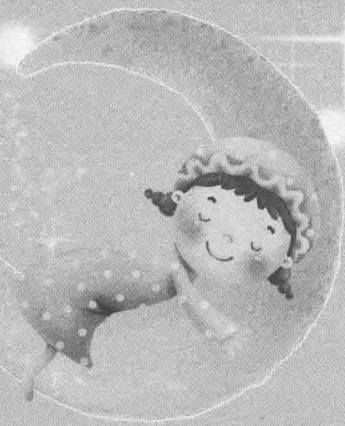
北京的小草 / 133

孤 独 / 137

最后的烛光 / 142

大地上的画 / 145





雪原之狼

Xue Yuan Zhi Lang



- 苍茫时光 / 150
午夜的道路 / 154
不存在的湖 / 158
舅舅的榨油坊 / 161
黄昏的内部 / 165
小村庄 / 170
失语的香山 / 173
最后一片荷叶 / 182
尼采的时间 / 185
新年又是阳台 / 189
飞来飞去 / 192



第一辑 最后的雪

雪原之狼

班得瑞的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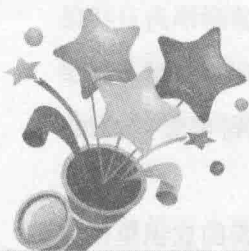
第十五朵向日葵

最后的雪

一个人的江滩

怀念乌鸦

....





雪原之狼

那年冬末，一个异常寒冷的下午，我走进古城小街偏僻的音像店。

店里的主人头也懒得抬一下，好像全身都伏在取暖器上，看上去就像墙壁上贴的音像宣传画。

我后悔进来，正准备悻悻地离开，我看见了他，从一种声音里。这个出生于南加州圣地亚哥的男人，他沉默呆滞的眼神里有绷得紧紧的箭矢，随时射出。

上身穿着红色的衣服，外面披了一袭黑色的外套。在我的意识里他赤裸着，坐在岩石之间，怀抱着一只呼吸微弱的病狼，在抚摸，在抽泣。森林般高高耸立的白色岩石的上方，和星空连接在一起的地方，围拢着大量的狼群，他们眼睛里发出的寒冷光芒足以把我迅速吞噬，包括时间和橱窗外这个城市的一切。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见靠近北极圈的酷寒地带，那是一片长年被白雪覆盖，冬天太阳不会升到地平线上，夏天太阳不会沉落的奇异地方，他缓缓地起身。我发现这里全部都是冰原，没有任何低级植物能够生存，唯一的生命迹象是狼和灰熊。

他的周围升起白色的浑浊的宫殿，狼群全部跪地，在，一阵雪烟的气雾里缓缓升起，整个的空气颤抖着，发出长久的低吼，这种似乎没有发出就被冻僵的声音，因为一直绵绵不绝，让我感觉聚集了让我瞬间毁灭的能量，我听不见声音是从他还是从狼群里发出，只能从离我最近的一只怀孕的母狼的眼睛里，去分辨最后一股羊水喷射而出的方向，去分辨远方、明



天和命运的不归之旅。

我只能站在原地，在沉郁、悲痛、绝望的下午，在他的狼的声音里抵达雪原最寒冷的深处，充满着起死回生的感恩、悲怆和苍凉。

而他进入狼和灰熊的保护区，这是一般人终其一生也无法来到的地方，他一个人越过加拿大大半个版图，选择居住在这里，在这块处女地的任何角落，与狼共生、共眠、共舞。

他迷醉地倾听着旷野中的声音，这是狼的声音，狼最后的天国，是狼群的天籁。

他像狼一样跪地不起，充满爱怜地注视着大野里的充满神明的动物，狼群日夜围绕着他，用几乎感受不到的体温相互取暖，用温热的舌头舔着他的胡须、他的胸脯。他在纯净的白雪和呼吸里交换着生命原始的爱，以及伴爱而生的虔诚、忠诚和怜悯，绝望的乐曲和忧伤在这片雪原之上四处弥漫。

他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他来到狼、灰熊的保护区，他被世人称为唯一环保音乐家。

白雪皑皑，人迹罕至。荒原里的生灵在他心中累积成汹涌澎湃的旋律，倾注成一首血肉之躯的自然乐曲！

在这个地方，无奈的狼群接受了马修，也同时接受了人类大量的围堵和猎杀，当大量的狼群充满驯服，放弃最后抵抗的绝望时刻，它们已经选择离开的日子，马修充当了它们最后的牧师，成为雪原之上安置灵魂的水晶灵柩……彻底地放弃贪婪、残忍和野性的冲动，狼群在缓慢的忧伤的安魂曲中，平静地看着马修，微笑地看着不值得留恋的一切……我在马修的音乐里，长久地抚摸着一只受伤的濒死的幼狼，一遍遍地为自己的生命疗伤。

育空河流域

狼群目睹着同伴断气在人类枪下的身影

它们的眼神中



没有恐惧只露出一股沉静

那是原野上的傲气天生的野性

随风而去吧

在原野还能奔跑血液尚未流尽之时

回首凝望

无法舔着同伴的鲜血

就带着它的灵魂浪迹天涯……

——这是马修音乐生涯里的真情巨作。

在北极圈厚厚冰雪覆盖下，这个沉默、善良、脾气古怪的音乐家，引导人们用最平等的视野，邀请我们参与狼群之舞。嗷嗷待哺失去母亲的、大野间迷失的顽皮的幼狼，濒死的病狼，雪尘四起，狼烟弥漫的壮观迁徙，以及浑然不觉自己即将失去栖息地的无知。悲欢离合，世代繁衍，远离尘世，都抵挡不住来自人类的侵扰。

凄美悲壮的苏格兰乐风，上演着一出《狼》的音乐祭奠。这是后来由马修率领的30位音乐工作者，以音乐与人性记录了在雪野上被人们大量屠杀的狼群的故事，把残酷的人性推向我们痛苦和绝望的边缘，推到忏悔、愤怒和反思的顶峰。

1992年，加拿大育空地方政府施行了一项名为“驯鹿增量”的计划，开始大量扑杀狼群，让原本因人类过度猎捕而数量锐减的驯鹿迅速繁殖。这立即触发了马修创作《狼》的动机。在圣地亚哥的录音室中耗时两年，以最直接的感悟、最沉痛的呼吁，敲击着人们的心脏。若隐若现的溪流声，开启了以钢琴为主奏的序幕；绚丽的苏格兰乐风，记录着飞鼠溪与雪特兰岛的悲情、无奈与不舍；悲伤的萨克斯、低沉的法国号，引领我们进入现实的荒野之地……这是迄今为止，让我彻底深深感动的天籁之音！

世界、雪原、空旷、自由，起起落落的生命，自生自灭；长笛、德西马琴、铙钹、大提琴与法国号等乐器，更使音乐有了活灵活现的纯净天韵。



马修出生于南加州圣地亚哥，五岁时父母离异，马修和姐姐跟着母亲住在圣地亚哥，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是生活的窘迫并未阻止母亲用家中大部分的积蓄买了一架钢琴给马修，从此音乐就成为马修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马修的父亲住在加拿大育空，一个位于加拿大与阿拉斯加之间的地方。童年时代，每年夏天马修都会来这里。他可以漂游在湖面，静静地坐在山顶，这片原始的旷野，提升了马修保护野地的意识与灵感，他一生渴望用音乐来感染人们对于人文和环境更敏感的感受。也正因为如此，马修的作品源于自然，也最终回归自然，多年来他从事录音，作曲、演出与音乐制作等工作。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借鉴和融合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并且，他把收录原野的自然声音直接放进作品中。

马修的音乐虽被称为环保音乐但却并不激进，他只是如同纪录片般将事实呈现在眼前。马修这种视所有人与自然万物平等的胸怀，在他的音乐中随处能感受到。所以，马修的音乐里没有语言、文化、地域的隔阂，只有尊重、仁爱、融合与感动。

狼群，在雪原中无休止地奔跑，在我眼前燃起熊熊烈焰，歌唱着无所羁绊的大地精灵。马修用音乐告诉我们，人类发展史就是大自然的破坏史。几千万年的演变，都比不上人类的弓箭和猎枪。如果有一天，当所有的动物、我们的伙伴都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的怀念和回忆是不是为时太晚？

我看见，荒野上奔跑的狼群，面对人类的枪口，流露出的不是恐惧，只是一种深沉的悲伤、怜悯和深深的同情。

站在小小的音像店，我一遍遍地聆听着空气中的《狼》，这是我与马修第一次结识，我想，我会终生不忘。

世界，城市，雪原。

大量的狼狂奔着号叫着，正在离我远去。



班得瑞的鸽子

鸽子飞去了。

那个早晨，那个黄昏，在青绿的草地和蓝色的天空之间，一道白色的强光，直射而去，它渐渐地离我而去，所有的风都朝着那个方向吹去，黑沉沉的丘陵压低了嗓音，显得更加浑厚，低沉，无限地蔓延着，成为鸽子唯一留在最低处的和声；河流艰难地扭曲着身躯，在微微摆动，空阔的江滩边，我看见一小片树林和一大片芦苇荡，它们一齐朝着鸽子飞去的方向倾斜，不安地斜视着身边的河流和江水，长久地保持着僵硬的姿势，成为鸽子飞过时一刹那的倒影。

我伏在空无一人的沙滩上，仿佛变成一颗蚕蛹，被牢牢地围困在一团白蒙蒙的中央，混沌，虚幻，迷糊，不能挣扎。

那只鸽子仍然在飞，我感觉自己轻浮而飘忽的身体被鸽子一丝丝地抽去，只是看见断断续续的游丝在空气中偶尔闪亮，那是鸽子的呼吸、声音和它留下的痕迹。此刻，人在解禁中，在极度的窒息中突然地释放，一声长久而低沉的叹息，悬浮在空气中出现大量幻觉，在火山安静而炙热的岩浆上随意流淌，在深山峡谷阴冷潮湿的石缝间摸索，潜行。周围出现大量野兽好奇或温驯的目光，发出耀眼的幽蓝，久久围拢，渐渐扩散，身边不断地传来岩石在梦中翻身的声响，蘑菇旋转，孢子砰然破裂的声息。一条美丽的小水蛇游弋在树阴笼罩、浮萍铺满的水面，探起身子，看见睡莲慢慢地醒来。鸽子在飞，时间在白色里变得越来越涣散，稀释，轻柔，飘浮，漫无边际。所有的景物经过鸽子，瞬间变得像雾一般，弥漫，扩散，



混沌，纯净如初。

我感觉命若游丝一般，继续漂浮在鸽子的声息里，第一次感受到没有痛感的痛苦，没有凄惨的凄凉，一直在失重的飘浮中，沉浮。

鸽子是班得瑞轻音乐里反复出现的画面，是我面临绝顶或坠入深渊的绝处逢生时刻的那一声长长叹息。

也许今生，我无论在哪里，也无法自由地逃脱出那一道道白色的影子，那飞行的鸽子携带着我的灵魂，在真实与迷幻，绝望与重生的空间里，带着我飞过古城的屋顶，穿越早晨的地狱，穿过沼泽，在生命的狭长的空白地带，上下翻飞，在危险地堕落和自我救赎的日子，保持着毫无知觉的平衡。

在没有听见鸽哨划破夜空之前，我不相信这个世间还有天籁之音存在。

这是班得瑞音乐中的鸽子，它飞向我，而我终身再也无法拒绝与它同行，在不倦的飞行中永远地疲惫，朝着早晨，朝着星辰，朝着自己，做一次永无归程的飞行。

班得瑞——作为人名或乐团的名字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是一群生活在瑞士山林的音乐精灵。他们从不愿在媒体面前出现，一直深居在阿尔卑斯山林中，音乐里不掺杂一丝一毫人工的声音，常年置身在自然山野中，汲取着源源不绝的创作灵感，也拥有最自然脱俗的音乐风格。每一声虫鸣、流水，都是深入瑞士山林、湖泊，走访瑞士的阿尔卑斯山、罗春湖、玫瑰峰山麓、少女峰等地的实地纪录。

在寂静森林和山麓的上空，鸽子成为寂静的中心，在一尘不染的空灵之中，让我无望地静静地倾听，而倾听就是一种飞行。

一遍遍地倾听过去，倾听鸽子飞来时我内心的蠢蠢欲动，如乱糟糟的羽毛漫天飞舞，顷刻之间，静悄悄地浮动在白色的月光中，围绕着火山口，黑色群山和蓝色湖泊，在音乐的至善至纯的视觉中，亲聆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原始天籁！